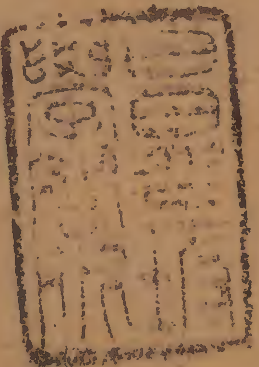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吳十四五



			九〇二九	漢書門
	四二二	二二九		
三〇二	二二	二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八〇	五〇二九		漢書
冊	三〇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9
冊數	30 (28)
函號	280 19

廿八



吳王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

十九

孫登傳

淺草文庫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  
 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疾不受  
 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  
 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  
 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  
 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  
 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禮  
 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

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  
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  
以庶子禮拘復令整中侍坐黃龍元年權稱  
尊號登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  
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  
慎刀玄羊衛等皆為賓客衛音於是東宮號  
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已  
二十篇名曰矯非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  
都督治軍整頓孫皓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  
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  
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  
營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  
衛南陽人也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

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  
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揚迪拒絕  
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  
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  
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  
微則顧譚疑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  
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遂  
才而疏子黑精而狠叔發辨而倖孝敬深而  
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  
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  
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  
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  
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  
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

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  
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死比之非類乃見釋  
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  
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  
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  
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  
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  
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  
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  
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

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  
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  
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  
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  
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  
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  
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  
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  
權嘿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心立凡二  
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

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措念  
當委離供養埋瘞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  
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  
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  
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  
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  
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  
下流之息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  
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

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  
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  
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  
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  
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  
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  
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  
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  
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  
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

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關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

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刻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子守改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

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

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謝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

景者字叔毅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 孫慮傳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

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

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以

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郡察

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

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

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

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

肆虐威罰有序于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風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

之位旌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

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甚內修文德外經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

敬慎乃心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和元年卒無子國除

### 孫和傳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而蔡頴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

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品類

義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任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



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  
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羣寮侍宴  
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  
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  
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  
山景行馳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  
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  
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  
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  
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

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  
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坐侍命者八人各著論  
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  
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  
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  
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  
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  
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  
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  
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

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

霸支黨譖愬日與梁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

沈吟者歷年子毅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

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

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

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

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

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

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呂據中書

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

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寮將軍大臣舉國

中分權患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

部將有表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

不亂於是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

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

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

方之表劉昏悖甚矣步騰以德度著稱焉吳

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揚竺何哉和既正位

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

霸實無善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

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騰若果

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後遂幽閉和於

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

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

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

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

中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

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

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因海今三方鼎峙實不

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

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擢不  
納是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  
是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是子緒為東陽亭  
侯弟幹恭為立義郡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  
是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竟徙和於  
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寃之吳書曰

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全吳書曰太元二年  
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

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  
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  
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  
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致德茂四月權  
行復受國土儻神靈此告寤人意乎

夢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  
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

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  
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  
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  
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  
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  
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  
皓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  
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  
郡丹楊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  
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

使守大匠薛瑒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  
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  
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  
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  
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  
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  
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  
拜廟薦祭歔歔悲感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  
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  
情然後止吳錄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

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  
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  
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  
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  
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  
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  
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辯  
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 孫霸傳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  
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  
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  
羊衛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  
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

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  
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  
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  
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招西北二  
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  
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  
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  
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  
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  
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

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  
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斟酌不使遠  
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  
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  
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  
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  
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  
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  
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  
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

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坐屍于江兄穆以數  
諫戒坐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竒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  
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  
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  
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  
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  
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  
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  
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

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  
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  
傷縣

### 孫奮傳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  
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  
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  
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  
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  
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

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  
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  
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  
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  
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  
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  
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上土地非狹  
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  
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  
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

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  
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  
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  
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  
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  
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  
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  
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今懷憂  
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

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  
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  
聞此之日尖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  
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  
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  
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  
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  
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  
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  
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

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  
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  
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  
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  
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  
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  
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宗  
彭城人見禮論撰喪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  
服圖及變除行於世江表傳載亮詔曰齊  
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王奮前坐殺吏廢為  
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  
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諸孤有兄獨



耳云何有司奏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毋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不相配偶皓大怒遣蔡戰賈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乞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无豫國事乞巧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稱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

自失時未婚嫁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

伯父紳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揚厚俱公車徵

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齊父輔求寧長少為郡吏守剡長縣

吏斯從輕使為新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

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大

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

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

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  
時王朗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  
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  
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  
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  
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不願  
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  
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  
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  
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

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  
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  
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  
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  
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名姓吳五六千戶別屯大潭  
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千軍  
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  
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  
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  
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

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  
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  
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  
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葉鄉  
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  
縣而歙賊帥金竒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  
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  
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  
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

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  
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  
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  
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  
夜聞鼓聲四合各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  
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  
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  
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  
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  
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  
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梃彼山賊  
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梃  
擊之彼禁者果不計齊復表分歛為新定黎陽  
復行所擊殺萬計齊復表分歛為新定黎陽  
休陽并黥歛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  
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  
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  
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被  
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  
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  
狡獸率舞非若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  
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  
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  
狡獸率舞臣宜在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任駕使  
盛德非臣所能

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  
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弩力  
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  
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  
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  
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  
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  
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  
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  
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  
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  
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

其淚曰大慙謹以刻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

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  
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  
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  
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  
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  
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  
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  
執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  
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干櫓戈矛葩爪

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  
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  
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  
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  
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  
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  
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錄曰景  
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  
頗任氣多所犯迂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  
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  
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 全琮傳

全琮字子瑾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  
 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  
 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  
 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  
 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  
 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  
 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  
 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  
 啓報柔更以竒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  
 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  
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  
 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  
 朝夕權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暖市義及黯  
 振救之類全謂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  
 邀名或負其心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  
 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  
 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  
 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  
 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  
 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  
 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  
 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名琮還牛渚罷東安郡過錢塘脩祭墳墓

麾幢節蓋擢於舊里邑人平生知舊請會宗族六親施散惠與一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

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

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自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切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

當有大臣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

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

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

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

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



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  
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  
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  
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  
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士氣  
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  
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  
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  
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  
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

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家寵貴  
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  
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  
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  
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琮長子緒幼知  
名奉朝清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  
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  
議引兵出先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  
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  
都外孫封

呂岱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

南渡孫權統事岱謂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入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蹇城魯嫌疑斷道遂召岱還權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

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瑒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汝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

爨子微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  
時代爨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  
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  
良與時南入而微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  
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微罪督兵三千人  
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微藉累世之恩為一州  
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微雖懷逆計未虞吾  
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  
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  
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

良俱進微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  
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微大將  
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  
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  
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  
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  
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  
以南土清定名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  
記曰吳後

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四  
長一文脩不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  
文脩乃服之以示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大常

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二年權令岱領潘璋士  
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  
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  
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啓等分部討擊春即時  
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將桓  
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  
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  
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  
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  
掃地滅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

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  
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  
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  
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  
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  
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啓  
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  
偽署臨賀太守費揚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  
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  
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

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  
相讓功為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  
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  
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  
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  
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邪及陸遜  
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  
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  
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

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  
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因而孤不早知股肱  
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  
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  
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羨之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

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凱皆奉行之

周魴傳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各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休魴答恐

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

水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  
江汜分絕息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  
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  
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興郡始願已  
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壘圖頃者中被橫譴  
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  
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  
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  
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  
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

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  
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  
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  
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  
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  
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  
一所非薄嬖不復厚雖或輒舍終見翦除今  
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  
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  
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

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  
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  
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  
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  
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  
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奭治安  
陸城脩立邸閣贊貲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  
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  
千餘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

守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  
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  
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  
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  
龜則足昭徃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  
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  
令齎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  
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徃降欲  
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  
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



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  
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  
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  
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齎教  
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  
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  
勁師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抃  
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薺亂心猶存而  
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

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搔動此民  
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  
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  
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  
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  
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  
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  
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  
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  
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

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  
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  
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  
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  
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住兵  
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鑑  
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  
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  
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  
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

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  
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  
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  
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  
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  
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  
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  
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  
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  
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為密表曰此

方有逋寇固阻河洛以稽王誅自擅朔土臣  
曾不能吐竒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  
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舍臣無  
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  
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  
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  
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  
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  
一會輒自督厲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  
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率奉

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  
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  
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  
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  
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  
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  
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  
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  
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  
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

權大會諸將歡飲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

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一人臣立現效節雖非徐衆評曰夫一人臣立現效節雖

鼓則言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

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

功命自專誘敵鬣別髮膚所以徇賊帥董嗣負

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

臨川郡是時吾粲唐啟嘗以三千兵攻守連

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

間謀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

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

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

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

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

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

遂死於戰賜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

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

位為揚士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

泰寧中王敦鍾離牧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

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

童齒時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

求與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  
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  
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官字  
少子琅邪人常  
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官便  
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佐中郎將佳中  
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  
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輒住今以  
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  
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  
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

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  
長者之規問者

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  
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  
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惡不亡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  
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其甚矣而牧推而與之  
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  
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繞  
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  
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  
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  
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  
信非信所也忠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下嘉  
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  
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  
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  
得已二者何從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

吾從孔子也

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啓百姓殘害

吏民收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賜賊率增

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緇千匹

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

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徽與太常滕胤書

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

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

風其見貴如此在職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

郡四年以疾去職

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

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

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承

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

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

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

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

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

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

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

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息信吏

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

及其根柢未深而樸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

也勅外趣嚴掾吏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持

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

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  
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  
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  
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  
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  
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湏督會稽典  
之在濡湏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  
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  
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  
於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在人前不見顧者猶  
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荅曰卿之所言未  
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

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  
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  
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  
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  
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  
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  
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  
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  
言秦王既許而不知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  
郵今國家既知吾不如此秦王之知武安而  
者有過范雎太皇太后時陸丞相討鄱陽以  
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相討鄱陽以  
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  
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  
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復以  
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就之有  
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率官家無餘財士  
民思之子祿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  
盛亦履恭讓為尚書

郎弟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  
使者言威論地形勢謂宜城晉陵為建平接  
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  
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  
軍平吳徇領兵軍督臨陳戰死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  
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  
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  
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  
於時然不檢斫子獲譏毀名云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天保十西



